

凡成大事者，都是借势高手。

他们敢借、能借、会借、善借、巧借，借出了一片新天地！

# 借势

批准

高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借势

犹★准

高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借势 / 高低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99-5209-3

I. ①借…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3163 号

书 名 借 势

---

著 者 高 低

责任编辑 郝 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209-3

定 价 36.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裸 运 001

官场是一道永远被人评说的风景线，当官的人在风景线上规划着人间的风景，而人间也在看着官场这道风景。自古以来，有几道官场风景是被人称道的？不管是清清白白退出的人，还是怀着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拼命挤进来的人，他们的功过，在几十年几百年后，你说说有几道风景是被人赞美的？

## 第二章 潜 能 034

官场真的就好比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里的三十六级楼梯，你得一步一步往上走，而每走一步，你都得心谨慎，不能碰了身边同事的肘，不能踩了前边同事的鞋子，更不能让后边跟上来的同事在不小心踩滑了楼梯时扑到你身上。如果他扑到你身上，就很有可能你将会是他的垫底，你会被磕得鼻青脸肿，甚至会磕掉了牙，而那时你却不能叫疼，只能将牙和着鲜血往肚里吞……

看着岳海峰的迅速提升，阴若迪不得不提醒着他一点：每个人的人生进行曲都得由自己去演奏，在演奏中要懂得何时用变调，何时用原调，要不然一支平平淡淡的曲子是没人喜欢听的。

## 第三章 转 机 067

实践证明，只有那些敢于且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才能得到领导的重视，才是时代的宠儿。当然，也只有那样的人，才更有本事向外人展示一个强大的自我，却没有谁会去在意他内心真正的软弱。

岳海峰在强大起来，他将自己大部分的自尊用一个精心缝制的锦囊装了起来。当然，他不是不要自尊，而是学会了在什么时候应该释放自尊，什么时候要扎紧锦囊的口子，免得因泄露一点小小的自尊而失落了整个花花世界！

## 第四章 天 网 099

一个普通人活在这个世间，除了思想是自己的，你还敢说什么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官场的人活在这个世间，就连思想都不是他自己的。有的人不愿失去曾经拥有

的东西，所以拼命想找回来，可是就在他们拼命寻找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找回错失的东西，连正握在手中的东西都在慢慢失去。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是什么？他不是任人宰割的软弱者，而是在等待机遇的准备者。

岳海峰已经准备了很多年，他依然在寻找最佳契机。

## 第五章 破 格

132

惊喜与幸福只是一种感觉，它是与坎坷磨难艰辛困顿比较后衍生出来的一种心灵上的自我安慰。幸福的感觉是短暂的，它会伴随着你一个又一个欲念的实现而升起，当然也会很快消亡。

岳海峰的人生注定了不会平淡，所以他的故事自然也就充满了曲折。当一份调令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希望那种幸福的感觉能一直持续下去，如果非要在前面加一个期限的话，他希望是一千年。

## 第六章 思 痛

167

享受官场，其实就是享受思想与政治的做爱过程。有人保全了性命，却失去了思想。

阴若迪一直以来担心的事儿居然是真的。岳海峰还是决定放下，痛定思痛，毕竟阴若迪犯的有些错误是因自己而起，怎么说也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归结到她一个人身上。可自己毕竟是个大男人，是个有面子的人，是个还有将来的人，如果一味地选择沉默，会被人耻笑的。岳海峰的还击也只是点到为止而已，他不想闹得满城风雨……

## 第七章 浮 动

200

在官场，无论你现在多么风光旖旎，也无论你现在多么落魄无奈，过去的影子都是影响你现在生存状态的一把利剑。在朝时，别太刻意去掩饰什么错误，也别太刻意去渲染什么成绩。过去的永远只能是过去，在别人眼里，它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 第八章 改 变

232

官，要如何做才能真正无私，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有的人做了一辈子官，却并不知道官应该如何思考，他们只知道别人拍掌我拍掌，别人举手我点头，别人要是倒霉了，为求自保，只有踢几块石头下井也许才能算作聪明。

岳海峰不是那种没头脑的官，他想真正做点属于自己的功绩，虽然并不奢望什么青史留名，但至少不要在任期内被老百姓戳脊梁骨。他可以放下心里所有的凄凉，微笑着面对生活，面对人生。

能将羊肠小道走成通天大道，能将一路荆棘驯化成带刺的玫瑰。有这种本事的人，一般都是属于凡人中的精品。这种人在官场的适应能力如何，谁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判语。

包俊杰曾经对他说：你本不属于官场。对此，岳海峰淡然地一笑。

自古有言：成王败寇。官场是演绎所有斗争的最佳场所。

别总是因为你失去了而伤心。有些人虽然得到了想要的，却未必真正快乐；有的人看似失去了很多，包括人身的自由，他却能让世人警醒。即便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一文不值，而当这个世界真正失去他的时候，可能才会有人知道他的可贵！

岳海峰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精神却被某些人记住了。他是虽败犹荣的王。

有开始就有结束的时候。我们不能左右某些突然到来的开始，却可以左右我们的某些过程，以至于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官场中有很多力挽狂澜的故事，就是这个注脚。

岳海峰最终选择了放弃，因为他明白了自己活着的意义并不是一定要怀着怨恨去复仇，放弃复仇，其实是选择一种快乐的开始……

# 第一章 裸 运

官场是一道永远被人评说的风景线，当官的人在风景线上规划着人间的风景，而人间也在看着官场这道风景。自古以来，有几道官场风景是被人称道的？不管是清清白白退出的人，还是怀着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拼命挤进来的人，他们的功过，在几十年几百年后，你说说有几道风景是被人赞美的？

## 第一节 未来如梦

岳海峰明天就要去上班了，这一晚他彻底失眠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代课老师被招进市政府办公室工作。

皮恩市这个县级市有八十万人口，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前两年因为经济发展势头不错，原领导班子趁着改革的春风申请撤县建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最近两年的发展平和了许多，在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建设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的遗憾。

政治永远是政府的事儿，对于小老百姓来说，干活、挣钱、吃饭是他们一生的功课。

像岳海峰这样默默无闻地工作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很多人一辈子都被困在吃喝拉撒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但也有一些人，套用一句老话说，那叫时来运转，一旦他们碰到合适的机会，就会从野鸡变成金凤凰。

岳海峰也许就是那样一种人，本来他作为一个小学代课老师，工作得好好的，可他就偏偏能遇上那个叫毛芳月的小女人。也就是这样一个同是代课老师的女人，给了他平步青云的机会。

毛芳月的父亲是皮恩市平水乡的党委书记毛常在。这个喜欢只手遮天的毛书记为了女儿的幸福，只稍微用了一点力气，就将岳海峰从他所任教的本村小学借调到毛芳月家门口的初级中学做了语文课老师。

岳海峰当年以两分之差没能考上大学，可是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他遵从父亲岳其保的意愿，回本村做了代课老师，这一做就是七年。七年里，他根本就没有过其他任何想法，直到这一年他阴差阳错地得到了一个到市教育局去进修的机会，他认识了那个叫毛芳月的女孩，他所有的一切才开始改变。

当然，怎么会突然被借调去教初中，岳海峰本人并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出色的成绩征服了市教育局的领导们，所以自己才有这样的借调机会。

和毛芳月的交往，岳海峰一直处于保守的状态，他并没有在心里把她当成是女友人选，因为他一直觉得她在各方面都和自己不般配。但她的执著与猛烈的进攻，最终让岳

海峰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成了她的床伴。

那天早上，和父亲闹了些别扭的岳海峰漫无目的地在回学校的途中遇到了毛芳月，两人也没到哪儿去玩，直接回了不超过十二平方米的寝室。

寝室里一张很旧的书桌上有一盏台灯，几本摞在一起的书：《厚黑学》、《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红与黑》、《美学》等。

岳海峰拿起毛巾擦着胸前的汗，却不料毛芳月突然从后边一把抱住了他，同时火热的唇一下子落在了他的背心上。

岳海峰脑子里一片空白：“你……你……”接连“你”了几声，他都没能说出后边的话。

毛芳月吻着他的后背，喃喃地说：“海峰，我好爱你……”

“你……你……你还是等我把汗擦了吧……”他想挣脱毛芳月的手，可没有成功，他被抱得更紧了。

“不，我喜欢你的汗味儿，我不会放手的，我一放手，你就会跑！”

“我往哪儿跑呀，这屋子这么小……你，还是让我……”

“不，你就是我的幸福源泉，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松手了。”毛芳月轻轻地咬着岳海峰的后背，闭着眼睛享受着汗渍渍的热感，同时她的手开始在岳海峰的胸前游走。

岳海峰是一个三十岁的大男人了，还有什么没有成熟呢？这种来自女性的抚摸，早就让他心旌动荡了。毛芳月的轻咬恰到好处，闪电般地触及到他心灵最深处的最原始的触觉，他开始勃起了。只不过，他还没能越过他道德的最底线，他还在挣扎着，想摆脱毛芳月越来越露骨的刺激。

岳海峰抓住毛芳月的右手：“你的劲儿够大的，等我喘过气来吧……”

毛芳月顺势站到他面前，顺手一推，岳海峰坐在了床上，毛芳月紧紧地挨着他坐了下来，双手同时抱住他的双肩，嘴唇向他脸上凑了过来。岳海峰想躲，可毛芳月哪里给他这个机会，她抓住他的一只手，往自己的胸前按去……

当毛芳月含住他的那一刻，他再也控制不住了，几分钟后，他一泄如注，然后睡意袭来，沉沉睡去……

毛芳月的狂野让岳海峰既爱又恨，可是想躲却又一时无法躲开。正在他两头为难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一个参加市委市政府公开招聘的名额。

毛常在为了能让女儿拥有真正的幸福，就想牢牢地拴住岳海峰，这份参加公开招聘的名额就是他动用关系搞到的。

毛常在在父女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岳海峰到市政府办公大楼去交考试表时，却意外地碰到了他高中时候一个叫阴若迪的美女同学。也正是这个叫阴若迪的同学，让岳海峰突然之间认识到了什么叫官场。

坐在主席台左边的那个美女怎么那么眼熟？

岳海峰站在会议室外，无聊地扫视一眼里边，几十号人正在听一个胖乎乎白净净的男人发言。岳海峰不认识主席台上的任何人，即便有书记和市长坐在那儿他都分不清



谁是谁,就更别说有可能认识其他人了。他本是一个很不想关心政治的人,看电视从不看新闻,不管是央视的还是地方台的,他宁愿听几句“今天你吃了吗”“牙好胃口就好”的广告词也不愿意去听什么“GDP与去年同期相比又增加了十个百分点”,“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一千二百三十五元”一类的数字新闻。

楼道里时不时有人匆匆走过,有夹着公文包穿得整洁利索的男人,有拿着一叠叠文件、报纸的小美女小帅哥,他们都一副忙碌的样子,匆匆地跨进自己要去的房间,根本就没有谁在意他人的存在,更别说停下来看岳海峰一眼。

岳海峰在楼道里来回走了两趟,看着这简洁但又不失威严的装饰,心里暗说:要不是因为包里的这张表,自己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这儿看看呢。想到这他又在心里笑了,要是自己真能被招进来,这儿的办公环境比那初中的教室不知好到哪儿去了。

他又踱到了会议室门口,无意中他又往里边看了一眼,这时讲话的是另外一个约摸五十岁左右的稍微有些秃顶的男人,他正在布置着本周的工作重点。依次看过去,那个他觉得有些眼熟的美女正无聊地扫视着会议室,最后目光突然与他相遇,岳海峰心里一凛,猛地将头缩了回来。

岳海峰有些暗自后悔平时不看市电视台的新闻了,要是稍微用点心注意一下经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头头们,至少现在也应该能认出台上坐的那几个人了。后悔也没用了,以前不认识,以后能来这儿工作了,要不了几天,在这幢楼里工作的人,他就能认出百分之九十。他还是相信自己的识辨能力的。

只是,那个美女,那么眼熟的美女,怎么就一点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呢?

美女的五官很匀称,眼睛大而有些忧郁,嘴巴不大,嘴角微微上翘,就好像随时都准备送人一个迷人的微笑一样,脸蛋浅粉红,略呈三角形的脸部不胖不瘦,在一头齐肩短发的衬托下显得极其妖媚。猜不出美女的准确年龄,但从其一直比较镇静的也略显有些忧郁的眼神来看,她已经不是那种春情荡漾难以捉摸的妙龄少女,而是一个肯定见过不少世面经历过不少曲折的风情万种的三十岁左右的少妇了。

岳海峰在脑海里使劲地搜索着与这张脸相匹配的曾经认识的人,可是几分钟过去了,一切都是徒劳,他无法想起究竟在什么时候看到过与之相似的脸了。哎呀,要是真是曾经认识的人,这会子托她帮忙交一下这张表,也省得自己在这儿干等了,自己还得赶回去上下午的课呢。

美女究竟是谁,岳海峰始终没能想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暗暗将毛芳月和她进行了对比,居然走神了。

岳海峰正在回忆着和毛芳月认识以来的快乐日子,并同时寻找着与台上的美女可能有关的相关线索,正在没有一点头绪的时候,那个美女居然和一个男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会议室。

岳海峰此时才看清楚那个美女有多美,苗条而匀称的身段,走起路来的姿态优雅而淑女。岳海峰本想就近一些再看仔细一点是不是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可当他猛然看到

跟在她后边的男人脸上有一些愤怒的时候，他猛地打消了这个念头，侧转身子假装在看着墙上的值班表。

男人身材不高，但结实有力，眼神有些猥琐，淡灰色短袖衬衫扎进裤腰里，倒也有几分威严。他急急的步子跟在美女身后，二人刚走出会议室，男人就说了一句话：“我有句话想给你说。”

美女冷冷地道：“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想听。”看样子美女本来想在过道里站着和那个男人说话，但突然看到岳海峰站在不远处，她又赶紧向前几步，匆匆地往楼下走去，那男人也紧紧地跟在后边。

美女的声音因含有一些愠怒而让岳海峰听起来觉得有些刺耳。心说，现在的女人怎么都这么大脾气呀，那男人也不像和她有什么关系的，他们俩是因为什么事儿在闹不高兴呢？

岳海峰猛然对自己的丑恶心思感到一阵脸热，怎么可以随便去偷听别人的隐私呢？当然了如果那个女人真是自己的朋友，关心一下也未尝不可，只是虽然似曾相识，可终究还是无可奈何……

不对，女人的声音肯定在什么时候听到过！可究竟在什么时候听到过的呢？岳海峰差点没想破脑袋了，终于还是没能寻找到一丝线索。

岳海峰假装无意间再一次徘徊到了会议室外，他正探着脑袋想看一下里边是谁在讲话，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你在找谁？”

岳海峰心里一惊，这不是那个已经下楼去的美女的声音么？怎么会在自己身后响起？他猛地一回头，还真是那个美女，她正审视着他，还没等他开口，她就皱起眉头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姓岳？”

岳海峰回头微笑着看着她：“我是姓岳呀，你是……”

美女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你叫岳海峰，是吧？”

岳海峰皱起了眉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们以前认识？”

美女淡淡一笑：“你还记不记得十三年前，你在一中读高中时，班上有个读了一年后又转走的叫阴若迪的女孩？”

岳海峰愣了一下：“我当然记得了，你就是阴若迪？”

阴若迪笑着点了点头：“想不到吧，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在这儿相遇。”

“就是，我还真没想到，你居然还能认得出我，可我却……”

“我变化实在太大了，你认不出来也是正常的。哦，对了，你来这儿干什么？找人么？”阴若迪突然问起正事儿来了。

岳海峰从包里拿出表格：“我是来交公招报名表的，可是不知道交给谁。”

“哦，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平水乡中学教书。”岳海峰把表格递给阴若迪，她接过去看着。

岳海峰这才得以再一次欣赏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幽香，比

香水淡一点，比花香浓一些，此等香味，岳海峰平生第一次闻到，他很是陶醉，而且突然间就生起了一种妒忌——是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占有这种醉心的香味儿呢？

“你在你们村小教了七年书了？”阴若迪有些不相信地抬眼看着他，“那你怎么就突然被借调到平水乡去教初中了呢？”

岳海峰笑道：“我听中学的李校长说是因为他们那儿缺教师，向市教育局要人，才把我借调过去的。”

“前几年怎么没想到参加公招考试？”

“不知道有这回事啊。”岳海峰说的是实在话。他父亲岳其保深知官场的那些事儿，见他在村里教书也不错，所以从来就没在他面前提起过参加公招考试的事儿。

阴若迪笑了，扬扬表格说：“这样吧，我先帮你把这表格交了，要是你还有时间，我想请你吃顿午饭，叙叙旧。”

“真是太谢谢你了，不过，我还得赶回去准备下午的课。今天上午的课我都是与一个老师换的，下午我还得上连堂呢。”岳海峰真的有些不好意思，“要不这样吧，下次我进城的时候，专程来请你吃饭，感谢你。”

阴若迪摆摆手：“举手之劳而已，哪用得着感谢呢。好吧，等你有空了，我们再联系，就以旧日同学的身份喝茶聊天。”

岳海峰使劲地点了一下头：“我能问一下，你是在这儿工作么？我来时，到哪个办公室找你？”

阴若迪笑，看着他的眼睛：“我不在这儿工作。不过，你以后会知道我在哪儿工作的。”阴若迪说完，向他伸出手，“老同学，那你回去吧，咱们下次再见。”

岳海峰握住她的手，一种绵软温馨的感觉迅速地窜向他的脑门：这只手与毛芳月的手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毛芳月的手胖而有力，抓住岳海峰的手或者其他部位时，传出的劲道就犹如陷入困境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能让岳海峰感觉到疼却又能感觉到别样的风韵，让他欲罢不能；而阴若迪的这只手，小巧而不失灵动，香软而不缺力度，传递给岳海峰的感觉恰到好处，她不会因没有力量而让别人感到是在敷衍，也不会因为用力过重而令人感到轻浮。

阴若迪微笑着向岳海峰摆摆手，进入了会议室。

岳海峰站在门口，看到她向一个中年男人走去，把表格递了过去，他松了一口气，回身向楼下走来。在楼梯上，岳海峰忽然抬起右手，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又笑着摆了摆手，暗想自己怎么突然间变得如此齷齪。

当天晚上，他洗手的时候，还看着自己的右手出神了好半天。要不是毛芳月匆匆来找他打断了他的思绪，恐怕他真的舍不得洗手了。

毛芳月进寝室时，看他正出神地看着右手，就问道：“你手疼么？”

岳海峰这才醒悟过来：“哦，打球时不小心扭了一下。”

毛芳月赶紧向他走来，想捉住他的手看看，他却赶紧把手泡在冷水里：“没事，一会

儿就好了。”

毛芳月疑惑：“真的？今天去交表还顺利吧？”

岳海峰点头：“就交个表而已，放办公室里就走人了。”

“要不是有点急事，我一定要和你一块儿去的。”

“以后有的是机会，我也是匆匆交了表就回来赶着上下午的课。你去了也不好玩，白找罪受。”岳海峰这话倒是实在话。他还没打算要告诉毛芳月遇到老同学的事儿。

从与阴若迪分别的那一刻起，岳海峰就一直在思索，肯定是最近几年或最近一段日子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直到和毛芳月在饭馆吃饭时，看到电视里播新闻的阴若迪，他才恍然大悟，暗自笑了起来。

国庆前夕，岳海峰回家度假，和父亲说起参加公招考试的事儿，他原本以为父亲会高兴，谁知父子俩却因此闹得不高兴。

岳海峰被调到平水乡去教初中，又突然报名去参加公招考试，这事儿对于父亲岳其保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他一直认为岳海峰如果参加考试成功，就会成为别人的棋子，他可不愿意看到儿子被人利用。因为他知道毛常在是什么样的人，对于他的女儿毛芳月，老头子就更是看不好了。

他可不想让儿子被人左右，失去未来的幸福。

毛常在与岳其保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

他与女儿的多次谈话中他感觉到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岳海峰。可是如果岳海峰一直安于现状，不去做其他努力的话，这辈子也别想有其他的作为。如果他没有作为的话，女儿的幸福又如何来保证？

毛常在动起了心思。

从看到岳海峰的第一眼起，毛常在就决定将女儿未来幸福的赌注下在他的身上。只要牢牢地抓住了岳海峰，控制着他，就不愁毛芳月的幸福没有准头。

毛常在隐约能够感觉到岳海峰对女儿的冷淡，但他丝毫没有想到岳海峰与毛芳月的恋情会遭到他父亲的严厉反对。毛常在也听说过岳其保是个不留情面的正直的官儿，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会在儿子的婚事上用那么严厉的态度来反对。

这一点，毛常在国庆节时到市里开会，刚遇上岳其保就得到了证实。那天，毛常在亲热地与岳其保打招呼，谁知却是热脸贴上冷屁股，他才真正感觉到女儿的婚事将要遇到什么样的阻力。

## 第二节 官场筹码

国庆节当天，市里召集所有乡村一二把手开会。一是表彰先进班子与个人，二是就明年皮恩市的经济如何调整发展作一个简要的规划汇报。

岳其保与村长柳叶刚到市政府大楼前，柳叶就看到了毛常在向两人走来。

柳叶知趣地刚走开，毛常在就走到岳其保跟前：“你好，你就是岳其保支书是吧？”

岳其保看了他一眼，拍了拍衣袖：“嗯，我是，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

毛常在一见这态度心里有些不高兴，但也忍了，也许人家真不太清楚自己是谁，毕竟已经隔了乡呢：“我是平水乡的党委书记毛常在，我想和你说一件事儿。来吧，咱们这边坐一会儿。”

岳其保向政府楼里边看一眼说：“不好吧，会议要开始了呢，有什么话，咱们边走边说吧。”

毛常在微笑着说：“可能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太清楚。你知道你儿子和我女儿在谈恋爱吧？”

岳其保心说，你还是忍不住了，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打的什么主意：“我儿子提起过，但我没有答应，我觉得他配不上你女儿。”

毛常在跟上岳其保的步伐，笑着说：“其实也不是啥配得上配不上的说法，只要他们俩愿意，我们做长辈的总不至于棒打鸳鸯是吧？”

“我儿子这辈子只能是个教书的料，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给你女儿带来幸福。”

“不，岳海峰他不是个平常的人，这点我敢肯定，只要我们稍微给他创造一点条件，他就能像潜伏的龙一样腾空而起。”

岳其保猛地站住了：“他是我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我还能不了解他的条件？我没有给我儿子创造条件还轮不到你来指责是吧？”

毛常在一听这话，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我这是犯的哪门子贱呢？天下的好男人多的是，我居然为了一个岳海峰被人教训！

毛常在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提高了音量：“他已经和我女儿睡……现在就是我的半个儿子了，我不管你怎么反对，反正他们未来的幸福我是耍插手的！”

岳其保突然笑了：“我说你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我现在才知道是你女儿睡了我儿子，不是我儿子睡了你女儿。你给我搞清楚，我儿子借调到你们乡来教书，是教育局的安排，他们安排他到那儿教书，不是为了让你女儿睡他的！他的终身大事非得由我做主不可，别人是没有资格的！”

毛常在冷笑，压低声音，把嘴凑到岳其保耳朵边说道：“你以为你儿子是什么高档货色？要不是我找人帮忙，他还在你们那个死气沉沉的小学校里教书呢，要不是我为了他们的未来着想，你儿子就只能一辈子领那百多块的工资，连老婆都讨不上！”

岳其保终于知道了岳海峰被突然借调到平水乡教书的根本原因了！他愤怒地盯着毛常在：“你究竟想对他怎么样？”

毛常在摆了摆头，围着岳其保转了半圈：“从现在起，岳海峰就是我的女婿，他的婚事不用你操心。你要敢再阻挠他与我女儿的婚事，或者你敢劝他抛弃我女儿，我就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他把手中的烟头拿到嘴边吹了吹，然后扔在地上，踩上一脚，狠狠地蹭灭了烟头，“我可以让你珍珠发光，也可以让你珍珠像鱼眼睛一样一文不值！咱们是做亲

家还是冤家，这事儿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

毛常在说完，昂起头向前走去，岳其保心里的那个气呀，不知道如何发，他狠狠地将拳头砸向大理石的墙面，一阵钻心的疼痛迅速传遍全身。

岳其保看着毛常在的背影，还没想清楚要如何说话时，毛常在忽然又转身走了回来：“亲家，还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为了岳海峰的幸福，我和你说的任何一个字你还是别给他提起的好，要不然对大家都不好！”

毛常在微笑着看着他，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进去吧，会议开始了。”

岳其保把头扭向一边：“道不同，不相为谋，恕难与你同行！”

毛常在哈哈一笑：“要不是我女儿爱得死去活来，你以为我愿意和你说话？别装清高。你对我的所有成见可能都来自于外界的传言，我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日久见人心，这往后你认不认我这个亲家没关系。但是，谁也别想阻挡我女儿嫁给岳海峰！”

毛常在随后甩出一个狠狠的哼字，快步进了大楼，向会议室走去。

岳其保心头一热，迅速窜上脑门的怒火砰地在心头爆炸，他顿时感觉到一股血腥之味涌上喉头，定了定神，他昂起头，紧闭的双唇阻止了想要往外涌的液体，他蠕动喉头，将嘴里上涌的液体吞了下去，然后迈步向大楼走去，一丝血迹从他的口角流了出来。

市电视台的记者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拍摄国庆新闻。大会表彰了一批先进个人与集体。从村到乡再到市，一个个被表彰的代表上台领奖。

岳其保进会场时，正好碰上要出来找他的柳村长，他苦笑着看了一眼柳叶，柳叶猛然间看到他嘴角的血丝：“书记，你嘴角哪儿来的血丝？”

岳其保一愣，迅速地用手掌往嘴角上一抹：“刚才不小心咬了舌头。”

念到岳其保的名字时，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迈着稳健的脚步和其他人走上了领奖台。

大会最后宣布，市委组织部决定组织所有本次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去外省参观学习，时间从三号到十号，为期一周。

从市上开会回来，岳其保就一直闷闷不乐。

岳海峰知道父亲在生自己的气，他也不便在这个时候再去惹他不快乐，晚饭时他尽量躲开父亲。母亲从房间里叫出岳其保来吃饭时，岳海峰夹了菜就往客厅里去看电视，母亲叫他，他只嗯了两声却并没有停下看父亲一眼。

岳其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冲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句：“你自己好好保重吧。”

好似一句无意的话，岳海峰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谁知这句话却成了父亲这辈子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十月八号上午，岳海峰正在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毛芳月神色匆匆地出现在教室外，她也不顾有许多学生看着她，直接就推开门，冲着岳海峰叫道：“海峰，快出来，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岳海峰看她那个样子，赶紧丢下手里的书本，走到教室外：“什么事儿把你急成

这样？”

“你爸，你爸他……我爸刚才打电话到村上，让原村长……”毛芳月还没喘匀气，也许是一时没组织好词语，也可能是怕一下子说出来，岳海峰受不了，所以显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岳海峰急了：“你慢慢说，我爸在外省旅游呢，你爸怎么知道？”

毛芳月也知道父亲去参观学习了，但她也并不知道这次旅游是市委统一安排的，更不知道父亲居然会和岳海峰的父亲在同一个团里。

“我爸打电话给原村长，由于不知道你们村的电话……就让我来告诉你，你爸在昨晚去世了！”

“你说什么？我爸去世了？怎么可能？……”岳海峰怎么会相信父亲会突然去世，离家前，他还好好的，怎么才出门几天就去世呢？他摇晃着走了两步，马上扶住栏杆，“你爸是不是认错人了，怎么可能……”

岳海峰在电话里听到毛常在告诉他：从出发前的二号晚上，他们两亲家就一直在一起，两人很谈得来，这次参观学习的活动明天就要结束，后天就要回来了，想不到你父亲他居然……他居然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团里有三十多号人，没有人发现他有什么异样的，谁也不知道昨晚他居然……海峰，你也别急，这里有我，今天下午我就和市委的一个同志起程送亲家的遗体回来，你告诉你的家人，让他们节哀。啊，你也要保重，人死了不能复生的。

还没听完毛常在的话，岳海峰早就泣不成声了……

第二天傍晚时分，岳其保的遗体被送到了市殡仪馆。岳海峰三兄妹守在殡仪馆里，等着市委派出的公安局侦察科的人做最后的勘察检验。

毛常在给兄弟三人大致讲了一下他知道的情况：岳其保在出门的第二天就觉得身子不舒服，但他觉得是小毛病就没有给其他人说，只给带队领导说自己晚上睡不着，希望能买点安眠药。是领导陪着他去买的药，原本领导想让他去检查一下，要是不适合继续旅游下去，就劝他回来，可他没有听从领导的建议。每天我们都在一起，共同参观学习，谁知道八号早上我们准备出发时，却怎么也叫不开他的门，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走了……

兄妹三人早听得泪流满面。这时公安局的同志出来，向他们出示了在岳其保的衣服口袋找到的遗书，只有简短的两句话：“我太累了，这世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看着装在塑料袋里的纸片，岳海峰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放声地哭着：“爸，我错了，是我不听你的话，让你感觉到太累了，是儿子不孝啊！……”

接下来的几天里，毛常在俨然就以一个亲家的身份帮着岳海峰三兄妹料理着岳其保的后事。由于岳其保是在市委组织部组织的旅游活动中去世的，所以市委市政府与乡里也派出了吊唁人员参加了岳其保的遗体告别仪式，而接待那些官员，岳海峰三兄妹怕有失周全，也就全权委托给毛常在在了。

晚上给父亲守灵时，岳海峰想着父亲最后对自己说的那句话，“你自己好好保重吧”，他的心就很难平静，想不到这句话居然成了父亲这生给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想着这些年来，父亲为了村里的大小事儿操的那些心，他觉得父亲死得太不值了！

父亲走了，只给岳海峰留下了一句让他自己好好保重的话。父亲走得不甘心，因为他还没有看到岳海峰成家立业，因为他还有许多的事儿没有做完。

可是父亲在纸条上写下的两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会觉得累了，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世间没有值得他留恋的了？

所有想不明白的问题都在岳海峰心中凝成了谜团。

等他恢复上班的第一天，毛芳月就将他邀请到了家中。

毛常在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个令他永远也不愿意相信的事：公安局最终调查的结果显示，岳其保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出了差错，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才畏罪自杀的！所有的证据都在他生前使用过的一个笔记本里写着。

之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公开，全是因为毛常在的功劳。他替亲家对市里的领导求情说：人都已经死了，念在其为党工作了多年的分上，就让他安心地走吧，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如果再拿一个已经知道自己犯了错而自杀的人说事儿，活着的人会寒心的。

听到这些话，岳海峰久久没有回过神来：父亲怎么可能畏罪自杀？他畏的是什么罪？这些疑问他当然不好与毛常在争论，如果毛常在真是那样替自己父亲说话，给他老人家留下最后一点颜面，自己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人家。

毛常在察觉到岳海峰心里在激烈地斗争着，就不失时机地对他说：“海峰啊，毛叔今天要语重心长地告诉你一些话，希望你听了以后，认真想一想，今后你与咱们芳月的幸福，就靠你的悟性了。”毛常在喝了一口茶，拿起茶几上的遥控板将电视的声音关小了一些，“其实，你父亲已经走了，照理我也不应该在这儿说他的不是。不过，对于你的事儿，他处理得是太欠缺了一些。作为你的长辈，我希望你过得幸福快乐，但是主动权还是在你手里，要是你不用心，别人再怎么努力，都是空口说白话，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今天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一、你目前的工作并不是长远之计；二、我已经给你指出了方向，你要是不按照我给你的思路走，你可能永远走不出那个圈子，也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三、你目前和芳月的关系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什么时候把你们的事儿办了，不要等到孩子都出世了，你们还没有准备好！”

岳海峰沉默了，不得不认真思考毛常在话里的意思。

### 第三节 稀饭成水

几天以后，岳海峰又得到毛常在带回来的消息：教育局要组织参加公招考试的人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前培训，愿意参加的人只要交费就行。



岳海峰苦笑，这不是变相地揽财是什么？几百号人参加公招考试，只收十多个，这利润多高啊。毛芳月叫他别愁钱，交多少她出多少。

参加培训的第二天，岳海峰就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显得比前一次看到时憔悴了一些，虽然还是笑靥如花，芳香依旧，但嘴角泛起的笑容背后，却分明隐藏着几丝淡淡的哀愁，它是逃不过岳海峰锐利的眼睛的。

这个人就是岳海峰来交表时遇到的老同学，市电视台的美女记者兼主播阴若迪。

那天阴若迪其实也是来采写新闻的，她也没有想到会碰上岳海峰。但就在她远远地看到岳海峰的那一刻，她的鼻子酸得比喝了一瓶陈年老醋还厉害，要不是有同事在旁边，有其他不认识的人在周围，她一定会飞快地扑过去趴在岳海峰的肩头哭上一场。

岳海峰等着她走到自己跟前，两人就那么对望了一眼，却谁也没有说话。岳海峰哪有心思上课，课堂上讲的什么内容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就想着刚才看到阴若迪时，她脸上那怪怪的表情。

这个女人究竟怎么了？

电视上那么光鲜动人的女人怎么在看到自己时就会眼含热泪？会不会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委屈却找不到人诉说？又或者是在感情上遇到了什么波折？

岳海峰终于趁着老师在黑板上板书时，弯着腰从教室后门溜了出去。

阴若迪正趴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风景出神，岳海峰从背后拍了她一下，并示意她别出声，两人下了楼，坐在坝子里的一棵树下谈起了心。

岳海峰看着阴若迪，缓缓地说：“我欠你一顿饭，你今天有空赏脸么？”

阴若迪一愣，继而笑了：“还是等你考上了再请也不迟。这段时间你得抓紧时间学习，我怎么能随便影响你呢？”

“没关系的，老师教的我都懂，学不学我都不会考得差到哪儿去。”

“那么有信心？”

“那是当然。你没见在里边学习的那些人，老的老，小的小，一个劲儿地埋头做着笔记，连重点都找不到，你能想象他们能好到哪儿去？”

阴若迪笑了，抬头看着天上飘过的白云：“你看那片云，虽然也是水蒸气形成的，但它能不能凝成雨滴落下来，还不是它说了能算的，它的头上有太阳，它的脚下有狂风，不管是太阳的照射还是狂风的狠吹都能将它吹散的。有条件又如何，还是得看外界其他因素给不给你成长的机会。”

岳海峰苦笑了起来，他哪能不明白阴若迪这番话的意思，只是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阴若迪都有些什么样的手段，而且就毛常在所答应他的，只要他能好好地参加考试，与毛芳月好，他就能想法支持岳海峰。

更何况像阴若迪这样的美女，岳海峰并不知道人家的现状如何，他也不能随便就将自己的全部心事和盘托出。他想岔开阴若迪的话题，于是就问出了另外的问题：“我今天看到你的第一眼时就觉得你比上一次憔悴了许多，你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么？”